

争议英雄



8年前,10岁的林浩是汶川农村的一名留守儿童。

在汶川大地震中,因为表现英勇,他被授予“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的称号。从此,命运发生改变。

他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到了首都北京,一直走到了2008年奥运会会场,成为全场唯一一个举国旗的儿童。2011年1月,作为59位杰出华人中唯一儿童,他更是亮相《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成名之后,争议随之而来。他接拍了几部影视作品,有人说他不务学业;他说现在“想做一名演员”,有人发问,“你几年前不是说想学建筑设计吗?”;有人说他让警车为其开道;有人爆料他利用名气迁居上海……

地震过后的第一年,他跌入深深的迷茫,过去的生活回不去,未来的路看不清。就在去年,他还很烦恼,想把小英雄的称号还回去。

以“高大全”的标准衡量,有几年,林浩确实没有表现出人们“希望的样子”,甚至一些举措还让人失望。

但换个眼光看,他只是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大众划定的轨道前行。就像林浩自己说的,“所有同龄人有的问题,我都有”。

每个人都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地震小英雄”林浩也不例外。

爱心邮差



他一边打工卖报、几乎倾尽所有收入用于资助山区的贫困学生;一边义务当起了爱心人士与深山贫困学子之间的“爱心邮差”。

他叫赵玉峰,是河南洛宁县的一名乡村教师。

1985年,刚工作满两年的赵玉峰第一次催缴学费。他把两名学生叫到跟前,刚一开口,两个学生“哇”的一声就哭了。

赵玉峰没再提学费的事,而是悄悄从30元的工资中为每人垫付了5元学费。从此,他把贫困生的事儿默默放在了心里。

“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在儿子的建议下,赵玉峰开始通过网络寻找更多的爱心人士。随着一张张带着照片的爱心网贴发出,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和爱心公益组织纷纷汇来衣物和钱款。

赵玉峰又当起了“爱心邮差”。10余年来,赵玉峰步行、骑车走遍了洛宁县的山山水水,经手了1200多名爱心人士和15个公益组织的10余万件善款和物品,帮助了1800多个贫困学生,20多个账本清楚地记录着每一笔爱心物资的去向。

30年间,他用一生最美的时光走出了一条深山“爱心路”。

百度推广≠广告?

“死磕”4年进入死循环,哎

□本报记者 卢越

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让饱受诟病的百度竞价排名体系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这一次,在逝去的生命面前,在媒体轰炸、网民笔伐和政府介入等多方联动下,事情终于发生了点变化——5月9日,进驻百度的调查组对百度提出多项整改要求。

“一次约谈,一次调查,甚至都没有罚款,就这样了事?”听到这个消息,亿友公益发起人雷闯,丝毫开心不起来,“百度推广仍未定义为广告,仍未被纳入法律框架呀!”

作为“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早在事情发酵之初,他就和其他7名公益伙伴,一起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工商总局给个明确的答复:“百度推广,究竟是不是广告?”

“这是一场公益组织与百度的‘战争’”,雷闯想,未来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漫漫长路。

“我们力量微小,需要抱团取暖”

这不是公益组织第一次提出这种诉求。

今年年初,百度“血友病贴吧”被卖事件发生,36家关注健康疾病的公益组织联名向北京市工商局举报百度公司利用竞价排名等推广方式,涉嫌发布大量的虚假医疗广告。

“这只是互联网公司涉嫌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的冰山一角。”雷闯说,虚假医疗广告几乎涉及每种疾病,影响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少病友也深受其害,轻者耽误治疗时机,重者因此而失去生命。

举报随后被转到海淀分局。1月22日,海淀分局回复“高度重视,目前正在调查核实中”。

但是等了快两个月,调查结果也没出来,在举报过程中,雷闯发现,尽管很多人对虚假医疗广告都深恶痛绝,但它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且一直长期存在。

“我们是举报了,可是然后呢?这事会不会就像一阵风,吹过了,人们就不会关注了?”雷闯找到一起参与举报的同伴,表达了自己的隐忧。

3月12日,30多家健康类公益组织,一致决定成立“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盟”。

“我们力量微小,需要抱团取暖。”雷闯说,要从根本上净化互联网医疗广告,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媒体寻找线索,受害者积极参与,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死磕”的结果是死循环

作为“联盟”的活跃志愿者,田军伟则以个人4年和百度的“死磕”经历,无奈证明了个人力量的渺小。

因为曾经通过百度搜索和百度知道提供的推广链接买到假货,田军伟与百度结下“梁子”。他决定“报复”。

2012年,他通过百度推广的渠道特意购买了一个“三无”的录音笔,并保存证据。他向北京市工商局举报:百度公司在发布广告时未经审查责任,涉嫌违反《广告法》,要求依法对其查处。

本以为万无一失,却得到“不予立案”的回复。

田军伟没放弃,又将百度旗下负责“百度推广”业务的北京百度网讯科技公司告上了法庭。

这回,北京海淀区法院倒是给予了立案,却并不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中认定百度推广服务不是广告。

田军伟不服。2013年7月,他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输了。但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涉案推广链接符合《广告法》中关于广告的定义”。

鉴于此,海淀区人民法院在给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寄送的司法建议书中建议,“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上级单位或相关部门进行请示协调,形成工商管理系统内相对一致的意见,明确对百度推广项目的性质定性”。

2015年,田军伟拿着北京一中院的判决书找到了海淀工商分局,仍然未予立案。

这一次给出的理由是:“2008年分局就通过北京市工商局向工商总局请示过:百度推广算不算广告。2013年也专门请示了一次,但总局一直没有批复,所以不予立案。”

此时,从2008年12月海淀区工商局第一次请示起算,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距离田军伟第一次举报也将近4年。

然而,田军伟与百度“死磕”得到的全部结果是:3次工商举报不予立案,2次行政复议无果,以及工商总局对百度推广是否属于广告,依然未有定性。

2015年9月,几乎丧失了信心的田军伟决定直接向工商总局举报百度。对方很快就答复了:“针对你的投诉举报线索,我们将转至相关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

“总局转给北京,北京又转给海淀”,田军伟的举报陷入了死循环。



3月14日,“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盟”的代表提着鸟笼,向国家工商总局递交关于百度公司涉嫌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的举报信,希望能将虚假广告装进法律的笼子。

“互联网医疗广告打假公益联盟”供图

认定百度推广是广告,有多难?

就这样,“心怀隐忧”的雷闯,“陷入死循环”的田军伟,以及“对互联网虚假医疗广告深恶痛绝”的30多家健康类公益组织,终于决定走到一起。

“联盟”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希望认定百度推广是广告。

然而,这并非易事。调查组对百度公司提出的整改要求并未认定百度推广属于广告。

雷闯不禁追问,“究竟是解决不了,还是不想解决?”想起前段时间媒体曝光工商总局半年没发出一张商标注册证,说是“没纸了”,雷闯又觉得工商总局的行为“可以理解”了,“说到底还是态度的问题”。

监管缺失之外,是法律的空白。在现行的《广告法》中,虚假广告是有明确的判断标

“星火”7年传递爱

□本报记者 李玉波
通讯员 杨文启 赵磊

爱心志愿服务超过5500小时,探望孤儿儿童百余次,为他们送去近千本图书画报和大量生活用品……在内蒙古包头市活跃着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常年致力于关爱孤儿儿童的成长,他们就是包头客运段K263/4次的“星火爱心服务队”。

7年的坚守,7年不间断的关爱孤儿儿童,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传承。

近期,“星火爱心服务队”被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单位授予2015年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星火爱心服务队”的组建缘于一次偶遇。7年前的一天,K264次2组列车长兼团支部书记韩振敏在硬席车厢查票时,发现3名妇女带着几名孤儿儿童乘车。“是不是拐卖儿童?”出于职业的警觉,韩振敏细致地询问后得知,她们是包头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阿姨,带孤儿儿童到北京进行康复治疗。

看着这些孤儿儿童纯真的笑脸和充满渴望的眼睛,一种关爱帮扶心在韩振敏心头油然而生。他设法为他们安排了卧铺,并和几名乘务员一路悉心照料孤儿儿童,为他们送去水果和食品,帮扶上厕所、喂饭,分别之际留下联系方式。

因为这次结下的缘分,韩振敏当年便组建了K263/4次列车“星火爱心服务队”。这支起初只有3人现在发展到35人的

“星火爱心服务队”的组建缘于一次偶遇。7年前的一天,K264次2组列车长兼团支部书记韩振敏在硬席车厢查票时,发现3名妇女带着几名孤儿儿童乘车。“是不是拐卖儿童?”出于职业的警觉,韩振敏细致地询问后得知,她们是包头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阿姨,带孤儿儿童到北京进行康复治疗。

看着这些孤儿儿童纯真的笑脸和充满渴望的眼睛,一种关爱帮扶心在韩振敏心头油然而生。他设法为他们安排了卧铺,并和几名乘务员一路悉心照料孤儿儿童,为他们送去水果和食品,帮扶上厕所、喂饭,分别之际留下联系方式。

因为这次结下的缘分,韩振敏当年便组建了K263/4次列车“星火爱心服务队”。这支起初只有3人现在发展到35人的

江苏表彰奖励“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

新华社南京5月12日电(记者朱国亮)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12日召开表彰会议,表彰“江苏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

这是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的第四届“江苏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评选。南京市扬子浦口公交汽车三队驾驶员郑飞等10人当选,另有15人获提名奖。受到表彰的25名好司机中,有公交车驾驶员,也有出租车驾驶员、货车驾驶员,还有单位车辆专职驾驶员,都是江苏省近两年涌现出的见义勇为为杰出代表。他们有的在他人遇到危险或发生事故的紧急关头,直接与他人一起救人于危难;有的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直接或者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朱义泉介绍,“江苏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评选表彰活动是由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联合开展的一项公益性活动,专门评选表彰全省机动车驾驶员中涌现的见义勇为人员,以弘扬正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助推进平安江苏建设。

来自河南固始、现在江苏苏州市吴江区盛泽江陵公司任出租车驾驶员的何朝林,因在一家银行门口成功劝阻一次抢劫事件,获选“江苏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他说,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压力也是动力,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将一如既往地发扬见义勇为精神,传递见义勇为正能量,为维护社会治安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公德是什么?

是——莫把草车当车坐!



2016年5月7日,辽宁省沈阳市,沈阳体育公园举办沈阳稻草人花园展览。

犀牛、小黄人、恐龙、大象、鸵鸟……几十只造型各异的稻草人吸引数万游客前来浏览,却现不文明现象——一辆草车被一名游客坐出大坑,车轮被压碎。视觉中国供图

北京收费书店:喧哗中逆流而行

□本报记者 罗筱晓

刻入门楣的灰色店名,闭合的双扇木门,若不是挂着一块印有“营业”的小木牌,朴道草堂书店很容易被当作一座普通的民居。再加上“最少购买一本书”和“阅读区门票100元”的高冷入门须知,无论门外还是门内,这书店都显得十分冷清。

向东几步,走出书店所在的帽儿胡同,胡同口南北向连接的是终年游客如织、人声鼎沸的南锣鼓巷。

付费代表一种选择

带着萦绕脑间100元的提示,记者鼓起勇气推开虚掩的木门,不大的书店里三面墙壁都是高高的木质书架。在店员的引导下往里走,是老周的私人图书馆和散落着桌椅的后院,这里就是要价100元的阅读空间。如果要参加每周六晚的“半日集读书会”,入场费则涨到200元。买票入场后,老周会赠予每个人一本市面上不易买到的书,或是签名本,或是限量版。他不觉得这是一种交换,“在书店里获得的惊喜与感悟,不是钱可以衡量的。”

在实体书店纷纷以免费讲座、沙龙提高人气的当下,如此高价的图书馆和读书会,显

得有些不合时宜。老周这样解释这种不合时宜,“100元可以去酒吧喝一杯,也可以来店里看书喝茶,安静消磨一下午,愿意为后者买单的人才是草堂的目标客户”。坐在后院那棵近400岁的枣树下,老周缓缓地说,门票和入场费代表着一种选择。

还真有人买老周的账。限定10人参加的“半日集读书会”,每一期报名人数都会超员。在刚过去的周六,有个女孩甚至是抱着“想看看为什么要收200元”的目的而来,结果读书会还没结束,她就对老周说自己还会再来。“因为她发现,在这里,无论是建筑师、戏剧家,还是小餐厅老板、公司职员,都放下了钱与权,放下了复杂的人际交往,只谈论各个领域美好的事情。”

谈论“小而美的事情”,这正是老周举办读书会的初衷,读了什么好书,看了什么新电影,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在这里都可以成为主题。

用图书传递价值

除了收门票,朴道草堂里的图书也与众多实体书店“背道而驰”。浏览书架会发现这里的书不是按体裁、作家、时代来分类的,而是由四个与众不同的标签来间隔:“美好情感”、“高贵灵魂”、“简朴生活”、“匠人精神”。

为了选出符合这四个标签的书,老周和店员事先对每一本书仔细翻阅,有的甚至是读过5遍后,才摆上书架。由于经过了筛选,书架上的书基本只维持在300种左右,与一般实体书店动辄上千的种类相差甚远。

“如果是读者按自己的意愿买书,那网上买书无疑是最方便的。”作为一个实体书店老板,老周这句话有点惊人,“所以草堂的存在,是为了把好书推荐给读者。”

相较于书店,老周更愿意把草堂视为一座寺庙,而图书的四个标签就是这座寺庙要传递的恒定的价值观。他随手用杨绛举了个例子:“店里有很多杨绛的书,她是一个将四种价值观完美融合的人:一生朴素,靠写字为生,用文字书写亲情、爱情甚至陌生人之间的感情,说她拥有高贵的灵魂丝毫不过分。”

习惯了普通书店的应有尽有,作为体验,记者初次来到如此私人化的草堂多少有点不习惯。对此,老周却丝毫不介意:“不赞同这四个标签的就不是草堂的读者,我希望聚齐有相同意识的人,而不是迎合所有人。”

书店要用阅读盈利

逆势而行的朴道草堂很容易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但同时身兼一家实业工厂